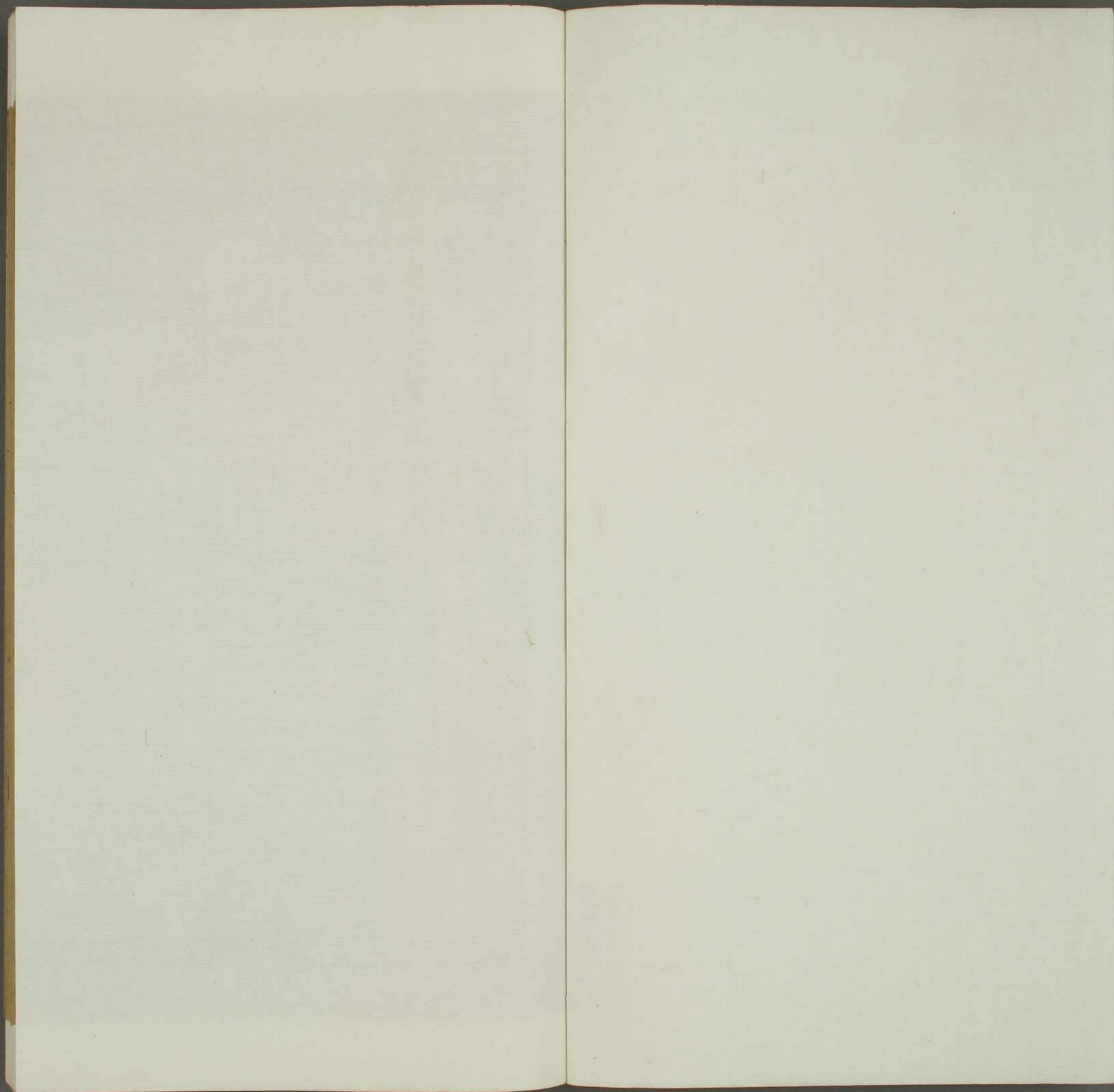


特別
3412
8



門 18
號 3412
卷 8

昭和五年一月廿日
近藤潤治郎氏
贈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五

樂府

門有車馬客行

王贊曰王僧虔技錄相和歌琴調三十八曲有門有車馬客行

門有車馬賓金鞍耀朱輪謂從丹霄落乃是故鄉親

呼兒掃中堂坐客論悲辛

齊賢曰陸士衡樂府門有車馬客行曰門有車馬賓金鞍耀朱輪謂從丹霄落乃是故鄉親呼兒掃中堂坐客論悲辛

平門多長者車轍白日行曰白馬黃金鞍耀朱輪謂從丹霄落乃是故鄉親呼兒掃中堂坐客論悲辛

張景陽詩朱軒曜金城又門有車馬客行曰借問邦族間惻陰論存亡與此同意鮑照野鵝賦曰對鐘鼓之悲辛王贊曰左傳左輪朱轂揚子朱輪駟馬金朱煌煌無已泰乎劉向傳今王氏朱輪華轂鮑照代門有車馬客行云門有車馬客問對酒兩不飲停觴淚盈

客何鄉士捷步往相訊果得舊鄉里

巾

王贊曰李陵詩望遠悲風至對酒不能酬鮑照詩停觴不御欲誰須

春

齊賢曰結客少年場曰負劍遠行遊去鄉三十載任昉詩曰結權里游漢馮奉世傳要功萬里之外鮑照詩遊越萬里曹植七啓曰志飄飄焉峴峴焉若狹六合而隘九州鮑照詩去鄉三十載復得還

空談帝王略紫綬不掛身

齊賢曰陳登曰雄姿傑出有霸

王之略吾敬劉元德百官公

表曰庚金印紫綬前漢書曰丞相金印紫綬王贊曰前漢叔孫通贊
語曰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史蔡澤傳結紫綬於腰後漢輿服志公
侯將軍紫綬二采 **雄劍藏玉匣陰符生素塵** 齊賢曰戰國策曰蘇秦

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士贊曰雄劍見二卷註唐書藝文志集註
陰符經一卷註云太公范蠡鬼谷子張良諸葛亮李淳風李筌李給
李鑿李統揚晟註又李筌驪山母傳陰符玄義一卷註云筌號少室
山達觀子於嵩山虎口巖石壁得黃帝陰符經本題云魏道士寇謙
之傳諸名山至驪 **廓落無所合流離湘水濱** 齊賢曰宋玉九

山老母傳其說 **黨間多為泉下人** 齊賢曰兩雅有宗族有母黨妻黨世說庾道
掖而無友生註喪志失耦愧獨立也王贊曰莊子云報落之嘆 **借問宗**
無所容謝靈運詩序汝穎之士流離世故頗有飄薄之嘆 **借問宗**
黨間多為泉下人 齊賢曰兩雅有宗族有母黨妻黨世說庾道
季曰曹蜍李志錡見在厭厭如九泉下人土

齊賢曰古詩潛寐黃泉下千載不復朝 **生苦百戰役死託萬鬼**
繆襲挽歌朝發高堂上暮宿黃泉下 **生苦百戰役死託萬鬼**
鄰 齊賢曰孫子曰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陸士衡挽詩曰昔居四
北鬼門萬里出入也 **北風揚胡沙埋翳周與秦大運且如此蒼穹**
寧匪仁惻愴竟何道存亡任大鈞 齊賢曰劉公幹詩曰京

乃大運之收矣陶潛詩天運苟如此又死去何所道又惻愴何所悲
漢書鵬賦註如傳曰陶者作器於鈞上此以造化為大鈞應劭曰陰
陽造化如鈞之造器也良曰言天地輪轉萬物生死之理塊塊無際
也陸機門有車馬客行云門有車馬客駕言發故鄉念君文不歸儒
跡涉江湖投袂赴門壑履衣不及裳拊膺携客泣掩淚叙溫涼借問
邦族間惻愴論存亡親友多零落舊舊皆凋喪市朝互遷易城闕成
丘荒墳隴日月多松柏鬱蒼蒼天道信崇替人生安得長慷慨
慨惟平生俛仰獨悲傷太白此詩與陸機詩相出入故全錄

君子有所思行 齊賢曰樂府解題君子有所思言離
室麗色不足為父權宴安備盈所宜
敬忌士贊曰王僧虔技錄君子有所思行相和
歌瑟調三十八曲之一也文選有陸士衡之作

紫閣連終南青冥天倪色馮崖望咸陽宮闕羅北極
齊賢曰東都賦結雲閣冠南山南山終南也王逸九思玄鶴兮高飛
增遊兮青冥註青冥雲也莊子曰和之以天倪咸陽縣在京兆府西
四十里秦漢隋唐所都士贊曰詩云終南何有毛萇曰終南周之名
山西都賦漢之西都在於雍州寔曰長安左據函谷二嶺之阻表以
大華終南之山楚詞據青冥而據虹咸陽即西都唐建都於此晉天
文志中宮北極五星勾陳六星皆在紫宮中北極北辰最尊者也天
運無窮三光迭曜而極星不 **萬井驚畫出九衢如絃直渭**
移故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水銀河清橫天流不息 齊賢曰鄭康成云方百里為一同積
萬井九萬夫漢宮闕疏曰長安立九

萬井九萬夫漢宮闕疏曰長安立九

市六在道西三在道東西都賦曰街衢洞達閭閻且十九市開場貨
別路分選詩直如朱絲絃王粲曰前漢刑法志同方百里提封萬井
鮑照詩馳道直如髮袁淑詩信行直如弦書傳謂自鳥鼠同穴東會
于禮又東會于巡又東過漆沮入于河三輔記秦都咸陽渭水貫都
以象天河浮橋南渡以法牽牛朝野盛文物衣冠何翕絕齊賢曰堯治天
治數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江文通詩曰瑤草正翕絕
琴賦曰瑤草翕絕王贊曰左傳火龍繡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
物也選詩文物共戴蔡文集中子廢馬散連山軍容威絕域
曰大哉中國衣冠之所自出也廢馬散連山軍容威絕域
曰唐天子之御左右六開為二廢一曰祥麟二曰鳳死以繫銅之其
後禁中又增置飛龍殿以張萬歲頌群牧自正觀至麟德四十年間
馬七十六萬六千置八方四十八監食貨志正觀初馬牛被野人行
數千里不齊糧唐兵制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以處兵外有南
衙北衙禁軍士贊曰周禮六繫為廢廢一僕夫詩云乘馬在廢控之
練之連山即祈連山也見二卷註前漢胡建傳軍容不入國張紳天
台賦云貌伊臯運元化衛霍輸筋力歌鍾樂未休榮去
被絕域

老還逼圓光過滿缺太陽移中昊不散東海金何曾

西飛匿齊賢曰漢書伊臯之徒曹子建詩白日忽西匿王贊曰伊
盤起長袖庭下外歌鍾曹植詩曰圓景光未滿易豐卦曰日中則昃
月盈則食吳越春秋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晉天文志曰為太陽之

宗書自朝至于日中昃疏曰日中則昃謂過中則斜側也陳子昂詩
微月生東海幽陽始化昇圓光正東滿陰魄已朝凝王粲登樓賦曰
日忽其西匿無作牛山悲惻愴淚沾臆齊賢曰王仲宣詩惻愴
山亭見二卷註陸機詩惻愴論存亡周弘正送婦葬詩先後能幾時
空使淚沾臆唐至於天寶盛之極矣此詩乃戒滿盈之作也可謂
深思遠者矣

東海有勇婦代關中有貞女又作賢女王贊曰樂府
正聲漢鞞舞歌五曲有關中有賢女魏

日明明魏皇帝
晉曰供業篇

梁山感杞妻痛哭為之傾金石忽斃開都由激深情

齊賢曰孟子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
趙岐注云華周華族也杞梁杞殖也二人齊大夫死於戎事者其妻
哭之哀城為之崩國俗化之則效其哭家語云至誠感之通於金石
而况人乎十贊曰劉向說苑齊莊公且伐莒為車五乘之實而杞梁
華周獨不與焉故歸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
五乘孰不汝笑也汝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實盡汝下也
令不行杞梁華周同車侍於莊公而行至莒莒人逆之杞梁華周下
關獲甲首三百莊公止之曰子止與子同齊國杞梁華周曰君為五
乘之實而梁不與焉是少吾勇也臨敵難止我以利是行吾行也
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齊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闕壞軍陷陣三

軍不敢當至莒城下莒人以莒置地二人立有間不能入隱侯重為
右曰吾聞古之士犯患休難者其夫遂於物也來吾踰子隱侯重為
權伏炭二子乘而入顧而哭之華周後息祀梁曰汝無勇乎何哭之
夕也華周曰吾豈無勇哉是其勇與我同也而先吾死是以哀之官
人曰子母死與子同莒國祀梁華周曰去國歸敵非忠臣也夫長受
賜非正行也且雞鳴而期日中而忘之非信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
也言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闕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
城為之阨而偶為之崩此非所以起也又推豹古今註樂府祀梁妻
者祀殖妻妹朝日所作也殖戰死妻曰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
子人生之苦至矣乃抗聲長哭祀都城感之而顏遂投水而死其妹
悲姊之貞操乃作歌名曰祀梁妻焉梁殖字也劉向新序楚熊渠夜
行見寢石以為伏虎關弓射之滅矢飲羽下視知石也却復射之矢
摧無跡熊渠子見其誠心而金石為之開况人心乎東海有勇婦何慙蘇子卿學劍
越處子超然若流星捐軀報夫讎萬死不顧生白刃
耀素雪蒼天感精誠十步兩躡躍三呼一交兵斬首
掉國門蹴踏五藏行詔此伉儷憤粲然大義明士贊曰漢書蘇
武字子卿使匈奴單于欲降之留十九年竟不降全節歸漢處子學
劍見四卷註鮑照詩捐軀報明主後漢耿恭傳出於萬死無一生之
望鮑照詩白刃起相讎曹植詩素雪云飛詩云悠悠蒼天鄒陽上書
曰精誠變天地莊子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漢張耳傳野無

交兵左傳未有伉儷註伉敵也儷偶也漢董仲舒北海李史君
傳周道衰然復與易男女以正天地之大義也

飛章奏天庭捨罪警風俗流芳播滄瀛名在列女籍

竹帛已光榮士贊曰後漢仲長統傳表德行以厲風俗晉桓溫

曹植求自試表名稱垂於竹帛漢貢禹書曰財多而光潔淳子免

詔獄漢主為緹紫津妾一棹歌脫父於嚴刑十子若

不肯不如一女英士贊曰漢刑法志孝文帝時太倉令淳于公有

當行會逮乃罵女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其少女緹紫自傷悲泣
乃隨其父至長安上書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天子
悲憐其意遂詔除肉刑具為令列女傳趙津女有欲殺之律吏女子持
也初趙簡子南擊楚律吏醉卧不能渡簡子召欲殺之律吏女子持
揮而前曰妾父聞君來渡不測之水恐風波之起故禱九江三淮之
神不勝至祝杯酌餘醴醉至於此妾願以鄙軀易父之死簡子將渡
少一人消乃攘袂操楫而請簡子許之遂與渡中流為簡子發何徵
之歌其詞曰升彼阿兮面觀清水揚波兮杳真真禱求福兮醉不醒
誅將加兮妾心驚罰既釋兮償乃清妾禱兮操其維蛟龍助兮主
將歸呼來棹兮行勿疑簡子大悅以為夫人孟子曰舜之子亦不肖
豫讓斬空衣有心竟無成齊賢曰史刺客傳豫讓者晉人也

子與韓魏合謀威智伯而三分其地陸智伯頭以為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必為報讎而死乃變姓名為刑人入宮塗廁中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之則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仇左為唾行乞於市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驚襄子使人問之豫讓也於是乃數豫讓使兵圍之豫讓曰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以致報讎之意則雖死不恨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報智伯矣遂拔劍自殺死

要離殺慶忌壯夫所素輕妻
之曰趙國志士聞之皆為涕泣

子亦何辜楚之買虛聲豈如東海婦事立獨揚名
賢

曰通鑑外紀曰吳王僚子慶忌居衛養士欲報仇闔廬患之伍子胥薦要離要離曰請君罪以逐臣殺臣妻子焚之性投近必得近而問之闔廬從其謀要離奔衛有間與慶忌涉江中流因風勢抽戈擊慶忌力薄不制慶忌掉而投之江中則又取而殺之如是者三慶忌口舍妻子為君忠也得來近吾謀也弱力敢加兵於吾勇也赦之闔廬將厚賞之曰殺妻子以便宜事不仁為故上殺新主不義掉而三入三出於江臣已辱矣伏劍而死士贊曰吳越春秋吳王二年吳王前詔殺王僚又慶忌之在鄰國子胥乃見要離曰吳王聞子高義願一踰之乃與子胥見吳王曰子何為若要離曰臣國東千里之人臣細小無力迎風則僵負風則伏大王有命臣敢不盡力大王患慶忌乎吾能殺之王曰慶忌之勇世所聞也今子之力不如也要離曰王有意焉臣能殺之臣詐以負罪出奔願王戮臣妻子斷臣右手慶忌

必信臣矣王曰諾要離乃詐得罪出奔吳王乃取其妻焚棄於市要離乃遂如衛求見慶忌慶忌信其謀後三月棟練士卒遂之吳將渡江中流要離力微坐與上風勢以矛鉤其冠順風而刺慶忌慶忌顧而揮之三掉其頭於水中乃加於膝上嘻嘻哉天下之勇士也乃敢加兵刃於我左右欲殺之慶忌止之曰此是天下之勇士豈可一日而殺天下勇士二人哉乃誠左右曰可令還吳以旌其忠於是慶忌死要離渡至江陵愍然不行從者曰君何不行要離曰殺吾妻子以事君君非仁也為新君而殺故君之子非義也言訖遂投身於江未絕從者出之要離曰吾寧能不死乎從者曰君且勿死以俟爵祿要離乃自斷手足伏劍而死江淹書曰進不買聲名於天下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

黃葛篇
王贊曰樂府遺聲草木
二十一曲中有種葛篇

黃葛生洛溪黃花自綿幕青煙蔓長條繚繞幾百尺

王贊曰詩云綿綿葛藟在河之許註云與也綿綿長不絕之貌箋云生於河之涯得其潤澤以長大而不絕

手採緝作絺綌
齊賢曰詩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獲為絺為綌服之無斃即此意陸士衡詩曰

揮手如振素精為絺粗為綌士贊曰古詩織織出素手扎扎弄機杼詩葛覃註曰精曰絺粗曰綌葛云服整也女在父母之家未知將所適故習以絺綌履履之事乃能整治之無厭倦是其性貞專說死綿綿之高在于曠野良工得之以為絺綌良工不得枯死于野

縫

為絕國衣遠寄日南客蒼梧大火落暑服莫輕擲此物雖過時是妾手中跡

齊賢曰謝惠連詩縑為萬里衣九域志曰南縣隸交州九真郡蒼梧山見三卷註大火心星也心以季夏昏中而暑退季冬旦中而寒退張耀曰火中寒暑乃退士贊曰琴操雅門周曰遠赴絕國無相見期江淹別賦一去絕國詎相見期漢書武帝紀曰使絕國師古曰遠絕之國謂聲教之外詩七月流火注曰大火者寒暑之候火星中而寒暑退故將言寒先著火所在前漢律歷志大火初氏五度寒露中旁五度霜降終於尾九度唐地理志嶺南道有驪州日南郡梧州蒼梧郡記月令孟夏天子初衣暑服注曰絺綌也古詩過時而不採太白此詩忠厚之意發於情性風雅之作也今世蚍蜉輩作詩評乃謂太白詩全無關於人倫風教吁是亦未之思耳

白馬篇

齊賢曰曹子建有白馬篇士贊曰歌錄曰白馬篇齊瑟行也
龍馬花雪白金鞍五陵豪
齊賢曰周官馬八尺以上為龍漢書原涉傳諸豪及長安五陵諸為氣節者皆歸慕之師古謂長陵安陵陽陵茂陵平陵此為五陵而霸杜皆不與士贊曰後漢馬皇后傳云車如流水馬如游龍五臣選江淹別賦至若龍馬金鞍朱軒綉軸西都賦南望杜霸北眺五陵漢書曰宣帝葬杜陵文帝葬霸陵高帝葬長陵惠帝葬安陵景帝葬陽陵武帝葬茂陵昭帝葬平陵良曰杜陵霸陵在南餘五陵皆在北故曰五陵漢書曰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傑兼井之家於諸陵蓋亦

以彊幹弱枝非獨為奉山也
秋霜切玉劍落日明珠袍
齊賢曰王子年拾遺曰越勾踐以白牛馬祠昆吾山之神以其山赤金成八劍一曰掩日二曰轉魄三曰斷水四曰懸翦五曰驚鯢六曰滅魄七曰却邪八曰真剛以切玉斷金如刻削上木九

乘軒蓋一何高弓摧南山虎手接太行猱
齊賢曰說死蓋華蓋田子方怪而問之對曰吾祿厚得此軒蓋魏文帝詩西山一何高尸子曰中黃伯曰余左執太行之猱而右搏離虎士贊曰闕雜及萬乘事並見二卷註前漢于定國父子公曰少酒後競風采

三杯弄寶刀殺人如剪草劇孟同遊遨
士贊曰漢書楊惲書曰酒後耳熱殺梁傳孟勞魯之寶刀賈誼傳秦刈民發憤去函谷從軍向如草菅劇孟事見二卷註詩云以越以遊

臨洮叱咤萬戰場匈奴盡奔逃
齊賢曰漢武置弘農縣於秦故函谷關謂道形如函

場蘇武詩行行在戰場歸來使酒氣未肯拜蕭曹
齊賢曰季布傳人又

即前脚所謂秦有崧栢之塞唐志隴右道洮州臨洮郡治臨洮縣今為西和州築長城起臨洮今在州西二十里由崆峒山傍洮水東孫子曰百戰百勝士贊曰函谷關及從軍事見二卷註臨洮水名漢唐以為塞在隴西仲長統傳曰宜可鞭笞叱咤唯我所為者乎戰國策曰綴甲厲兵效勝於戰場歸來使酒氣未肯拜蕭曹

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遇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四十餘年後於山中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至是果乘白鶴駐山頭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而去時有童謠曰王子喬好神仙七月七日上賓天白虎搖瑟鳳吹笙乘雲鼓氣吹日精長不歸秋山露冷沾君衣曹植詩一性不復還此篇遊仙詩也

怨歌行

齊賢曰一作長安見內人出嫁令余代為怨歌之見文選王僧虔技錄相和歌楚調十曲有怨詩亦曰怨歌行亦曰明月照高樓

十五入漢宮花顏笑春紅君王選玉色侍寢金屏中

薦枕嬌夕月卷衣戀春風

王贊曰宋玉神女賦美貌橫生耀色也禮記山立玉色漢羊勝屏風賦曰屏風韜而蔽我君王重葩累秀岩壁連璋飾以文錦映以流黃宋玉高唐賦曰願薦枕席卷衣事

見本卷 寧知趙飛燕奪寵恨無窮沈憂能傷人絲鬢

成霜蓬一朝不得意世事徒為空

齊賢曰古辭有怨歌行班婕妤好妬之成帝初即位

位選入後宮俄而大幸為婕妤後趙飛燕寵盛婕妤好失寵稱復進見成帝崩婕妤充國陵薨宋玉笛賦武藝發沈憂曹子建詩曰去去莫復道沈憂令人老即此意毛詩首如飛蓬王贊曰漢書班婕妤好自鴛嘉後上稍注內寵稱復進見趙飛燕諸婕妤好祝詛後宮及主上遂退

劇東宮賈誼傳于嗟默然應劭曰默然不得意也劉向新序宋玉事楚襄王而不見察意氣不得形於顏色班婕妤好作自悼賦惟人生若過兮若浮 鷓鴣換美酒舞衣罷雕龍寒苦不忍言為君

奏絲桐腸斷絃亦絕悲心夜忡忡

齊賢曰西京雜記相如

昌貫酒史記騶忌以鼓琴見齊威王王曰夫治國家何異絲桐之間哉詩憂心中忡忡王贊曰七略離龍赫註曰言操修鄒衍之術若離鏡龍文也此言離龍者謂舞衣上之離畫龍文也桓譚新論神農削桐為琴繩絲為絃選七哀詩絲桐感人情樂府有苦寒行鮑照詩行子心腸斷詩云我心傷悲列子鍾期死伯牙絕絃又悲心更微此詩雖宮怨之體然寄興深遠然而不誅其得國風之遺意歟

塞下曲六首

士贊曰樂府遺聲征戍十五曲中有塞下曲

五月天山雪無花祗有寒笛中聞折柳春色未曾看

齊賢曰漢西域傳天山冬夏常有雪士贊曰崔豹古今註橫吹胡樂也有黃鸝隴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覃子赤之陽望行人十

曉戰隨金鼓宵眠抱玉鞍願將腰下劍直為斬樓

蘭

齊賢曰漢書傳介子齊金帛揚言以賜外國為名至樓蘭王貪

介子入帳中屏語壯士三人從後刺之立死士贊曰玉鞍見上註周禮鼓人掌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音樂以和軍旅辨其聲用漢書傳

介子傳樓蘭王嘗殺漢使者介子使大宛至樓蘭與其王飲酒皆醉使壯士二人刺之立死遂持其首還詣關

其二

天兵下北荒胡馬欲南飲橫戈從百戰直為銜恩甚
握雲海上食拂沙龍頭寢何當破月氏然後方高枕
齊賢曰過秦論曰并吞八荒師古曰八方荒忽極遠之地魏李伯謂張暢曰我今當南飲江胡以療渴暢曰若虜馬得飲江便為無復天道戰國策衛蠲過免胃橫戈而進揚雄諫曰北狄不服中國未得安枕高寢士贇曰北荒見四卷古詩胡馬依北風古樂府飲馬長城窟史趙世家百戰百勝之術漢書蘇武使匈奴單于欲降之廼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乃卧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月不死匈奴以為神廼徙武北海無人處武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破月氏事見前卷註漢書賈誼曰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楚辭曰堯舜皆有舉任焉故高枕而自適漢書張良曰君安得高枕而卧楊雄解嘲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此並用其字

其三

駿馬似風飈鳴鞭出渭橋彎弓辭漢月掉羽破天驕
陣解星芒盡營空海霧消功成畫麟閣獨有霍嫖姚

齊賢曰古今註曰始皇七馬一曰追風謝靈運詩鳴鞭適大河九域志渭橋在京北高陵縣距府東北七十里天官書昂曰旄頭正義曰昂一星為旄頭胡星動搖若跳躍者胡兵大起西京雜記董仲舒曰太平之世霧不塞望侵淫被灼而已漢宮室疏曰麒麟閣蕭何造又張晏曰武帝獲麒麟時作閣麒麟傳圖畫其人於麒麟閣霍去病為嫖姚校尉服虔音飄搖士贇曰鮑照詩白馬驛角弓鳴鞭東北風史記正義曰括地志云高陵故城在雍州高陵縣西南一里本名橫橋架渭水上三輔舊事云秦於渭南有輿宮謂北有咸陽宮秦昭王欲通二宮之間造橫長橋三百八十步橋北京石水中舊有留神象此神曾與曹班語班令其出留曰我貌醜卿善圖相容不出班於是拱手與班曰出頭見我留乃出首班以脚畫地州留覺之便沒水故置其象於水上唯有腰以上魏太祖馬見而驚命移下左思吳都賦暗啞則驚弓辭漢月者出漢塞而深入敵境也掉羽者箭在腰也其字則出魏武奏事云今邊有警輒露檄掉羽但用其字而義各不同耳天驕事見三卷注

其四

白馬黃金塞雲砂遶夢思那堪愁苦節遠憶邊城兒
螢飛秋窻滿月度霜閣遲摧殘梧桐葉蕭颯沙棠枝
無時獨不見流淚空自知
齊賢曰古今註曰塞者塞也所以擁塞夷狄也易節卦象曰苦節不

可貞長楊賦曰求無邊城之災左太冲詩邊城苦鳴鏑詩梧桐生矣
于彼朝陽上林賦少棠檉楮張揖注少棠狀如棠黃華赤實其味如
李無核呂氏春秋曰果之美者少棠之實玉贊曰沈約宋書薛健據
黃金城周禮春官三曰思憂沈約詩神交疲夢寐路遠隔思存楚辭
編愁苦以為膺鮑照詩實是愁苦節凋
悵憶情親謝元暉詩曰故人心不見

其五

塞虜乘秋下天兵出漢家將軍分虎竹戰士卧龍沙
邊月隨弓影胡霜拂劍花玉關殊未入少婦莫長嗟

齊賢曰漢書匈奴至秋馬肥弓勁則入塞漢文帝叙傳曰龍荒朔漠
莫不來庭龍沙謂龍庭之沙鮑明遠詩胡風吹朔雪千里度龍山漢
高祖斬蛇劍十二年一磨龍刃常如霜雪後漢班超久在絕域年老
思土上疏曰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超妹亦上書上
感其言召超還于賓曰淮南子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莫敢校之楊雄
長楊賦曰天兵四臨前漢文帝紀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曰
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台符符合乃聽受之
竹使符者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鮑照詩漢虜
方未和邊城屢翻覆留我一白羽將以分虎竹太初元年以李廣利
為貳師將軍期至貳師城取善馬至郁城郁城距之引還士不過什
一二上書乞罷兵武帝使使使使使使使使使使使使使使使使使
燉煌帝益發十八萬給之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平行至死城兵到

者三萬圍其城四十餘日死邑人共殺王母寡持其頭至貳師貳師
取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壯壯三十餘匹立味蔡為死王而歸入玉
門關者萬餘人馬千餘匹
乃下詔封廣利為海西侯

其六

烽火動沙漠連照甘泉雲漢皇按劍起還召李將軍
兵氣天上合鼓聲隴底聞橫行負勇氣一戰淨妖氛

齊賢曰史記曰有寇至則舉烽火曹子建白馬篇曰揚聲沙漠垂註
漠北方流沙也揚雄疏曰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烽火通
甘泉說苑曰秦帝按劍而坐鮑照詩曰天子按劍怒樊噲曰願得十
萬眾橫行匈奴中王贊曰史匈奴傳胡騎入伐匈奴注邊烽火通於甘
泉長安鄠陽書曰燕王按劍而怒李將軍傳匈奴入殺遼東太守敗
韓將軍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
將軍也避之數歲後漢地理志漢陽郡隴州有大坂名隴底左傳一
戰而霸北史高琳為後周名將周文帝宴羣公仍賦詩琳詩曰寄言
寶車騎多謝霍將軍何以報天子少
漠淨妖氛此六詩從軍樂之體也

來日大難

命不可保當樂見親友求
長生術與王喬八公遊

王贊曰來日大難者即古樂府善哉行亦曰
日苦短也古辭云來日大難口燥唇乾言人

來日一身携糧負薪長鳴食盡苦口焦唇今日醉飽

樂過千春齊賢曰言始者貧苦今幸權樂當思遠圖仙人相存以

龍天飛目瞻兩角授以仙藥金丹滿握蟪蛄蒙恩深

愧短促思填東海強銜一木齊賢曰謝靈運詩越海凌三山

五以求長生下士大笑如蒼蠅聲齊賢曰軒轅黃帝名莊

道重天地軒師廣成蟬翼九

崆峒之上往見之順下風騰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敢問治身柰

何可以長久屈原卜居曰蟬翼為重千鈞為輕老子曰下士聞道大

笑之毛詩蒼蠅之聲士蠶已易乾卦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疏曰

猶若聖人有龍德飛騰而下居天位也鮑照詩途窮悔短計晚至重長

生詩意謂黃帝猶知以道為重師問廣成視天位猶蟬翼之輕以

求長生久視之術而下愚之士乃戀戀浮榮聞道而笑亦可哀矣

塞上曲王贊曰樂府塞上曲者

大漢無中策匈奴犯渭橋五原秋草綠胡馬一何驕

齊賢曰嚴尤諫王莽曰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

者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

無策焉唐突厥傳序曰推其至當周得上策秦得其中策漢得下策秦

宗初即位位頓利將十萬騎襲武功太宗與高士廉房元齡馳六騎出

元武門幸渭上與可汗隔水語責其負約群酋見帝皆驚下馬拜翼

日丑白馬與頡利盟于便橋工突厥引退九域志鹽州五原郡領五

原白池二縣王贊曰三輔故事咸陽宮在渭北興樂宮在渭南秦昭

王通兩宮之間作渭橋長三百八十步又關中記云石柱以此屬扶

風石柱以南屬京兆也漢書地理志五原郡屬朔方郡本秦九原郡

武帝元朔二年更名建武時置降匈奴五原塞王瓚詩朔風動秋草

邊馬有歸心鮑照

命將征西極橫行陰山側燕支落漢

家婦女無華色齊賢曰前漢匈奴傳應侯曰北邊塞至塞東外

依阻其中匈奴名妻閼氏言可愛如燕脂西河舊事歌曰失我閼氏

山使我婦女無顏色王贊曰漢書樂歌天馬徠自西極漢書樊噲願

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燕支山
事見四卷幽州胡馬客歌註
轉戰渡黃河休兵樂事多蕭

條清萬里瀚海寂無波

齊賢曰史記曰驃騎將軍過焉支山而還瀚北海名土實曰史匈奴傳北州已定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

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世世平樂謝靈運詩序賞心樂事班固燕然山銘曰然後四校橫徂星流掃蕭條萬里野無遺寇史匈奴傳驃騎將軍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瀚海而還註如傳曰瀚海北海名正義曰按瀚海自一大海羣鳥解羽伏於此因名也禮斗威儀曰其君乘木而王其政象平則仁海不揚波謝玄暉詩仁海既無波唐史突厥頡利自武德便橋既盟之後貞觀中太宗思雪此恥乘其國亂乃命李靖為定襄道行軍總管節度六總管之帥十餘萬征突厥靖率勁騎三千趨惡陽嶺襲定襄破之可汗脫身遁磧口走保鐵山靖督兵疾進襲擊之盡獲其眾頡利獨奔沙鉢羅行軍副總管張寶相禽之其國遂亡於是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矣初破定襄帝喜曰靖以騎三千喋血虜庭取定襄古未有輦足操吾謂北之恥矣事見唐書李靖及突厥傳此詩是美頌一時勳德借漢為喻也

玉階怨

齊賢曰謝眺玉階怨夕殿下珠簾流螢飛復息怨太白日此篇無一字言怨而隱然幽怨之意見於言外海庵所謂聖於詩者此歟

玉階生白露夜久侵羅襪却下水晶簾玲瓏望秋月

齊賢曰西都賦曰玉階彤庭西京賦金此玉階漢書昭陽舍黃金塗白玉階傳長虞詩携手升玉階南都賦曰羅襪躡蹠而容與洛神賦羅襪生塵王寶曰漢書班婕妤好為趙飛燕語退處東宮作賦自悼云華殿塵巧玉階若後漢大秦國以水精為柱食器水精簾以水晶為之如今之琉璃簾也

襄陽曲四首

王寶曰樂府正聲清商曲有襄陽樂宋隋王誕始為襄陽郡元嘉末仍為雍州夜聞

諸女歌謠因為之辭焉宋劉道彥為雍州有惠化百姓歌之謂之襄陽樂非此也古辭云朝發襄陽城暮至大堤宿大堤諸女兒花艷驚

襄陽行樂處歌舞白銅鞮江城回淶水花月使人迷

齊賢曰九域志襄州襄陽郡治襄陽縣楊惲曰人生行樂耳白銅鞮曲名淶水漢水也王寶曰樂府都邑二十四曲有白銅鞮歌亦曰襄陽銅鞮何晏景福殿賦淶水浩浩

其二

山公醉酒時酩酊高陽下頭上白接離倒着還騎

齊賢曰晉山簡鎮襄陽唯酒是耽諸習有佳園此簡出遊多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地時兒童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

夕制載歸酌無所知時能騎馬倒着白接羅舉鞭問葛爾
并州兒士贊曰顏擇接羅白帽也接或作賺離或作羅離通作爾
雅註賺離江東取白頭冠背長
翰毛以為賺離名之曰白鷺縷

其三

峴山臨漢江水綠沙如雪上有墮淚碑青苔久磨滅

齊賢曰峴山在襄陽南十里晉羊祜傳祜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
言詠終日不倦卒時年五十八帝哭之甚哀南州人征市人聞祜喪
莫不號慟罷市其仁德所感如此襄陽百姓於峴山祜平生遊憩之
所建碑立廟歲時祭享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為墮淚碑士
贊曰襄陽圖經漢江出自嶧
冢謝靈運詩曰圖謀復磨滅

其四

且醉習家池莫看墮淚碑山公欲上馬笑殺襄陽兒

齊賢曰晉書習郁家有池王贊曰
南史垣崇祖傳曰自可拍手笑殺

大堤曲

齊賢曰古今樂錄大堤曲隋王誕為襄州時作
張柬之大堤曲曰南國多佳人莫若大堤女王
贊曰樂府遺聲都邑
二十四曲有大堤曲

漢水臨襄陽花開大堤暖佳期大堤下淚向南雲滿

齊賢曰禹貢蠻貊導漢東流為漢襄陽在漢水之陰大堤漢水之堤
也士贊曰樂府襄陽樂古辭云朝發襄陽城暮至大堤宿大堤諸女
兒花艷
驚郎月

音信斷

齊賢曰魏文帝詩迴頭四向望眼中無故人陸士龍詩髮
父歲不留梁簡文樂府常歡林辭曰分手桃
林岸遂別峴山頭若寄音信漢水向西流

宮中行樂詞八首

奉詔作王贊曰樂府遺聲行
樂四十八曲有宮中行樂詞

小小生金屋盈盈在紫微山花挿寶髻石竹繡羅衣

齊賢曰古詩盈盈樓上女辛氏三秦記曰未央宮一名紫微宮美女
錦曰羅衣何飄飄左傳寡人生於深宮之中西都賦乘茵步輦應劭
漢官儀曰皇后婕妤乘輦餘皆以茵四人輿以行李白外傳開元中
沉香亭在丹閣上乘照夜車大真妃以步輦從王贊曰阿嬌金屋見
前住西都賦煥若列宿紫宮是環晉天文志紫宮垣十五星紫微大
帝之座天子之常居也洛神賦披羅衣之璀璨長門賦下蘭臺而
覽芳步從
宮於深宮

其二

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玉樓巢翡翠金殿鎖鸞鴦
選妓隨雕輦徵歌出洞房宮中誰第一飛燕在昭陽

齊賢曰十洲記承端有金臺玉樓上林賦註翡翠大小如雀雉赤曰翡翠赤曰翠江淹詩列坐金殿側古今註鸞鴦匹鳥楚辭鴦容脩態

其三

盧橘為秦樹蒲萄出漢宮煙花宜落日絲管醉春風
笛奏龍吟水簫鳴鳳下空君王多樂事還與萬方同

齊賢曰上林賦盧橘夏熟櫻桃蒲萄羅乎後宮應劭曰伊尹書箕山之東有盧橘夏熟大死馬嗜首宿其國以蒲萄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以者至數十歲不改漢使求蒲萄首宿種歸天子種之離宮別館之傍元壽二年單于來朝舍之上林苑蒲萄宮秦穆公女弄玉吹簫作鳳鳴鳳凰來上其屋謝靈運詩序曰賞心樂事壬贊曰史大死傳死蒲萄為酒俗嗜酒馬嗜首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首宿蒲萄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眾則離宮別觀旁盡種蒲萄首宿極望前漢志絲曰絃竹曰管張禹傳後堂理絲竹管絃馬融笛賦

近世羌笛從羌起龍鳴水中不見已截竹吹之聲相似荀子鳳凰吹嫩其聲若簫書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東都賦聖上觀萬方之歡娛

其四

玉樹春歸日金宮樂事多後庭朝未入輕輦夜相過
笑出花間語嬌來竹下歌莫教明月去留着醉嫦娥

齊賢曰甘泉賦翠玉樹之青苑朱善註漢武故事上起神屋前庭植玉樹珊瑚為枝碧玉為葉淮南子曰羿請不死之藥于西王母其妻嫦娥竊之奔于月十贊曰樂府玉樹後庭花陳後主所作常與宮女季士及朝臣相和為詩大樂令採其尤輕艷者以為此曲

其五

繡戶香風暖紗幮曙色新宮花爭笑日池草暗生春
綠樹聞歌鳥青樓見舞人昭陽桃李月羅綺自相親

齊賢曰謝靈運詩他塘生春草曹植詩青樓臨大路鮑照詩艷陽桃李節士贊曰鮑照詩文牕繡戶垂羅幕唐禮樂志天授鳥歌武后作也天授年號鳥歌者有鳥能人言萬歲因以制樂昭陽殿名見前註長楊賦云張羅綺之幔惟方垂楚組之連綱江淹別賦云羅綺綺

春

其一

今日明光裏還須結伴遊春風開紫殿天樂下珠樓
豔舞全知巧嬌歌半欲羞更憐花月夜宮女笑藏鈎

齊賢曰漢武故事上起明光宮二輔舊事桂宮內有明光殿成帝紀
神光降葉紫殿謝賦詩紫殿蕭陰陰三秦記曰漢鈎弋夫人手拳時
人微之目為藏鈎風土記藏鈎之藏分二曹以較勝負若人偶則敵
對若奇則使一人為游附或屬上曹或屬下曹為飛鳥又曰為此戲
必於正月風土記在臘祭後也便闡藏鈎賦曰予以臘後命中外以
行鈎為戲殿敬順曰張與樞同衆人分曹手藏物探取之刺一人則
往來於兩棚謂之戲鵝者宮故事曰殷仲堪與桓元共藏鈎一朋百
籌桓朋欲不勝惟許虎探左顧愷之為殷仲堪察軍屬疾在臍桓遣
信請顧起射取虎探愷之來坐定語顧曰君可
取鈎顧答曰賞百匹布顧即取得鈎桓朋遂勝

其二

寒雪梅中盡春風柳上歸宮鶯嬌欲醉簷燕語還飛
遲日明歌席新花豔舞衣晚來移綵仗行樂泥光輝

齊賢曰毛詩春日遲遲燕語曰唐制以宣政為前殿謂之正衙紫宸
為便殿謂之上閣方其盛時宣政常朝日見羣臣遇朔望寢寢薦食

然後御紫宸旋傳宣喚仗入閣宰相押之由閣門進羣臣隨之謂之
喚仗入閣中世宣政不復御正衙立仗之禮遂廢楊渾書曰人生行
目樂

其三

水綠南薰殿花紅北闕樓鶯歌聞大液鳳吹繞瀛洲
素女鳴珠珮天人弄綵毬今朝風日好宜入未央遊

齊賢曰漢書蕭何作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史武帝作建章宮其北治
大地漸臺高二十餘丈名曰大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象海中神
山在遲詩馳道聞風吹吳都賦嫋嫋素女韓詩外傳鄭交甫遇漢皇
臺下遇二女佩明珠大如荆雞卵王贊曰家語舜彈五絃之琴歌南
風之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淮南子曰素女黃帝時
方術女張衡思玄賦素女撫絃而餘音維摩詰經此室常作天人第
一之樂絃出無
量法化之聲

清平調詞二首

齊賢曰樂史序太白事曰天寶中白
供奉翰林禁中初重木芍藥得四本

紅紫淺紅通白者移植於興慶池東沉香亭會花開上
乘照夜車太真妃以步輦從詔選梨園中弟子尤者
樂一十六色李龜年以箏擅一時手捧檀板押眾樂前
欲歌之上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詞懷命筆年持

金花宣賜李白進清平調三章曰承詔初未解
因接筆賦之龜年歌之真如持頗梨七寶杯酌西涼
州蒲萄酒笑領歌辭意甚厚上因調玉笛以倚曲每曲
徧將換則遲其聲以媚之大真飲罷斂絃巾重拜上自
是顧李翰林尤異於學士王贊曰唐
禮樂志平調清調周房中樂遺聲

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羣玉山頭
見會向瑤臺月下逢齊賢曰穆天子傳穆天子西登崑崙見
王母曰登已至於群玉之上先王所謂

策府也楚詞望瑤臺之偃蹇子見有城
之佚女陸機前緩聲歌云此徵瑤臺女

其二

一枝穠豔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
似可憐飛燕倚新粧齊賢曰孝成趙皇后本長安人屬陽阿
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成帝微行過陽
阿主作樂見飛燕詭之召入宮大幸許后廢立為后後寵少衰樂史
太白遺事曰白既為此詞太真嘗吟之高力士終以脫靴為深恥曰
始以如子然李白深入骨髓何翻拳拳如是邪如驚曰何翰林學士
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飛燕指如子賤之其矣如頗然之上嘗三欲
命白官卒為官中所捍而止士贊曰傳者謂高力士指摘飛燕之事
以激怒貴妃子謂使力士而知書則雲雨巫山豈不尤甚乎高唐賦

序謂神女嘗薦先王之枕席矣後序又曰襄王復夢遇焉北云枉斷
腸者亦譏其曾為壽王妃使壽王而未能忘情是枉斷腸矣詩人比
事引與深切著明特讀
者以為常事而忽之耳

其三

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
恨沉香亭北倚闌干齊賢曰名花指牡丹傾國指妃子沉香
亭以沉香為之如栢梁臺以栢香為之

也傾國事李延年歌並見前士贊曰太白詩用意深遠非洞悟三百
篇之有趣者未易窺其藩籬晦庵所謂聖於詩者是也清平樂詞宮
中行樂詞其中數首全得國風諷諫之體如玉樓巢翁翠金殿鎖鴛
鴦是諷其金殿玉樓不為延賢之地徒使女子小人居之也選妓隨
離輦微歌出洞房是諷其不好德而好色不聽雅樂而聽鄭聲也宮
中誰第一飛燕在昭陽是以飛燕比貴妃如與趙飛燕事迹全相類
蓋欲使明皇以古為鑒如飛燕之為漢禍水而不惑溺於貴妃也若
王多樂事還與萬方同是諷其與民同樂也今朝風日好宜向未央
遊是諷其輟遊宴之樂而臨政混事於未央也是時明皇有聲色之
感多不視朝故因及之也言在於此意在於彼正得諷諫之體太白
纔得近君當時人所難言者即寓諷諫之意於詩內使明
皇因詩而有悟其社稷蒼生庶有瘳乎豈曰小補之哉

鼓吹入朝曲

王贊曰鼓吹入朝曲即漢短簫鏡歌二
十二曲中之鼓吹曲也太白命題添入

朝字曰或者謂謂
永王入朝而作

金陵控海浦淶水帶吳京鏡歌列騎吹颯杏引八鄉

槌鐘速嚴妝伐鼓啓重城齊賢曰唐昇州今建康府楚共王

陵帝王州委迤帶綠水古今註短簫鏡歌軍樂也黃帝使岐伯作以

建武揚盛德勸戰士也周禮所謂王大捷則令凱樂軍大捷則令凱

歌者也漢樂有黃門鼓吹天子所以宴樂群臣短簫鏡歌鼓吹一章

以賜有功諸侯鮑明遠詩賓御紛颯杏樂書曰梁陳出獵制獵日侍

中三奏一奏槌一鼓為一嚴三嚴詔引仗為小駕鹵簿皇帝乘馬戎

服于贊曰金陵即今之建康也吳大帝自京口徙此遂都焉建康志

曰以其地接華陽金陵之陵章仲將景福殿賦淶水決決頭延年詩

禁衛從吳京樂府漢晉有短簫鏡歌二十二曲騎吹者即唐禮樂志

所謂北狄樂皆馬上之聲自後漢以鼓吹為天子儀仗

若雲行日出照萬戶簪裾爛明星朝罷沐浴閑遊遊

閨風亭濟濟雙闕下歡娛樂恩祭齊賢曰尚書惠玉几周

功臣則賜劍履上殿萬石君傳每五月洗沐歸謂親離騷登閨風而

緜焉註閨風山名在崑崙上毛詩濟濟多士吳都賦曰朱闕雙闕選

詩朝野多歡娛孫綽天台賦雙闕雲登以夾路鮑照詩雙闕似浮雲

士贊曰詩云以遠以遊同馬相如大人賦登閨風而遙集芳張揖門

閨風在崑崙閩之中此篇全得國風之體其為諷求王璘入朝

無疑末句歸美朝罷休閑歡娛如此恩榮如此其氣槩亦可見矣

秦女休行

古詩魏朝協律都尉左延年所作今擬之

西門秦氏女秀色如瓊花手揮白楊刀清晝殺讎家

羅袖灑赤血英聲凌紫霞直上西山去關吏相邀遮

壻為燕國王身被詔獄加犯刑若履虎不畏落瓜牙

素頸未及斷摧眉伏泥沙金雞忽放赦大辟得寬餘

何慙聶政姊萬古共驚嗟齊賢曰陸機詩鮮膚一何潤秀色

箋曰流千載之英聲陸機詩輕舉乘紫霞魏文帝詩西山一何高鮑

照詩雞鳴關吏起羽獵賦曰前後要遮易云履虎尾不啞人亨漢書

爪牙信布唐百官志中尚署令掌供赦日樹金雞於仗南竿長七尺

有雞高四尺黃金飾首銜絳幡長七尺承以絳盤維以絳繩將作監

供馬擊柝鼓千聲集百官父老囚徒坊小兒得雞首者官與錢購或

取絳幡而已書呂刑大辟之罰其屬二百史聶政為嚴仲子報仇刺

殺韓相俠累因自破面扶眼白屠出腸遂死韓取聶政尸暴於市購

問莫知誰聶政姊榮聞如韓市伏尸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

政者也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妾其柩何畏沒身之誅終滅

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晉

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列女也王賈曰漢刑法志詔獄逮繫長安王商傳諸若盧詔獄杖乘七發曰此獄猛獸之爪牙也此言勇於報仇冒犯刑憲如履虎尾而不畏落虎之爪牙也隋書曰禮儀志齊赦日則武庫令設金雞及鼓於閤門外之右集囚於闕前過鼓十聲釋焉

秦女卷衣

齊賢曰樂府解題有秦女卷衣言卷衣以贈所歡莫鈞歌曰咸陽春草芳秦女卷衣裳

天子居未央妾侍卷衣裳顧無紫宮寵敢拂黃金牀

水至亦不去能來尚可當微身奉日月飄若螢之光

願君采葑菲無以下體妨

齊賢曰漢書蕭何作未央宮西都賦紫宮是環春秋元命包曰紫之言此也宮之言中也外國傳斯調王作金牀上天竺佛精舍莊子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漢書元帝行幸虎圈關獸後宮皆作熊逸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皆驚走馮婕妤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何故當熊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座故以身當之詩采葑菲無以下體葑蔓菁菜土瓜此二菜者皆上下可食然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之者不可以根惡時并棄其葉士贇曰劉向列女傳曰楚昭王夫人齊女也昭王出遊留夫人漸臺上江水大至遣使者迎夫人忘持符夫人曰王與宮人約

召必以符今使者不持符妾不敢行於是使返取符未還臺已壞沉水而死微身奉日月飄若螢之光正出晉傅咸螢賦之意賦曰不以資質之鄙薄兮欲增耀乎太清雖無補於日月兮期自照於幽形當朝陽而載景兮必宵昧而是征進不競於大光兮浪在晦而能明諒有似於賢臣兮於疎外而盡誠此用其意亦比與之作焉觀其末章亦微而顯矣江淹詩恩紀被微身潘岳詩微身輕蟬翼

東武吟

一作出東門後書懷留別翰林諸公士贇曰東武吟即樂府正聲東門行也晉樂奏古辭云出東門不顧歸言士有貧不安其居披劍去妻子牽衣留之願共餽糜斯足不求富貴也太白詩則自述其志也又王僧虔技錄相和歌楚調十曲有東武吟亦曰東武琵琶吟行

好古笑流俗素聞賢達風方希佐明主長揖辭成功

白日在高天迴光燭微躬

士贇曰尚書序好古博雅君子孟何漢書鄴生長揖不拜左思詩功成不受賞楚辭晞白日兮皎皎左思詩皓天舒白日曹植通親親表若葵藿之傾太陽雖不為迴光然向之者誠也臣竊自比葵藿若垂三光之明實在陛下

切紫霄迫優游丹禁通

齊賢曰事始曰石季龍置戲馬觀上行梁簡文賦曰升紫霄之丹地抹玉毀之金窠史記景帝居禁中禁中門戶有禁非侍御不得入士贇曰賈誼賦曰恭承嘉惠兮晉書晉

恭承鳳凰詔歛起雲羅中清

安詔書用五色紙銜于木鳳口而頒

元帝踐祚凡諸侯侯侯奏此之曰諾草書若字字
尾如鳳尾故云鳳尾詔劉公幹詩拘限清切禁
君王賜顏色聲

價凌煙虹乘輿擁翠蓋尾從金城東寶馬麗絕景錦

衣入新豐齊賢曰顏延年褚白馬賦曰聲價隆隆孟子曰今乘輿

金城千里上林賦曰寬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明皇嘗賜大白錦袍

虹後漢輿服志乘輿大駕公卿奉引大僕御大將軍乘輿車八十

一乘千乘萬騎名曰鹵簿楊雄甘泉賦於是乘輿乃登夫鳳凰為蓋

醫華枝流星冠以雷屬芳威翠蓋而鸞旗高唐賦曰蜺為旌翠為蓋

史李斯上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

錦夜行今子何如新豐見門卷註

依巖望松雪對酒鳴絲

桐因學揚子雲獻賦甘泉宮天書美片善清芬播無

窮齊賢曰顏延年詩倚巖聽緒風又曰山明望松雪謝宣遠詩中

堂起絲桐漢成帝時楊雄從上幸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選詩

片善辭草萊咸陽秦漢所都今京兆咸陽縣是王公乃諸王三公也

士贊曰曹孟德詩對酒當歌謝莊月賦絲桐練響陸機文賦謂九人

之清芬書微子之命與國成休永世無窮孟子古之賢士何獨一朝

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

去金馬飄落成飛蓬賓客日踈散玉樽亦已空齊賢曰西

都賦承明金馬著作之庭史記宦者門榜有銅馬故謂金馬門商君

書曰飛蓬遇飄風而行千里乘風之勢也士贊曰漢書公孫弘傳待

詔金馬門詳見一卷史孟嘗君廢諸客皆去馮驩曰富貴多士貧賤

寡友事之固然也今君失位而賓客皆去事之固然也漢書孔融喜

後進賓客日盈其門學歎曰坐客常滿

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此反其意而用之

才力猶可倚不慙世

上雄閑作東武吟曲盡情未終書此謝知己吾尋黃

綺翁齊賢曰司馬相如傳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長卿故倦游雖

負其人材足依也左思齊都賦註東武大山皆齊之士風絃

歌謳吟之曲名也士贊曰史刺客傳聶政曰士為知己死此詩乃太

白放黜之後作此以別知己者抱才於世始遇而卒不合見知而不

見用卒章曰閑作東武吟曲盡情未終書此謝知己吾尋

黃綺翁倦思不忘之意悠然見於辭外亦可慨嘆也矣

邯鄲才人嫁為厮養卒婦士贊曰樂府遺聲佳麗

嫁為厮養卒婦

蓋古有是事也

妾本崇臺女揚蛾入丹闕自倚顏如花寧知有彫歇

齊賢曰御覽云趙武靈王起崇臺九域志叢臺在磁州滏陽郡揚

蛾眉也杜預注左氏啟盡也鮑照詩容華坐消歇士贊曰崇臺在邯

鄲蓋趙女也漢書高后紀趙王宮崇臺災師古曰連髮木一故曰叢

蓋本六國時趙王故臺也宋王冲女賦眉黛猶以蛾

身意會盈歌梁庚師成詩坐使紅顏歌 一辭玉階下去五朝

雲沒每憶邯鄲城深宮夢秋月君王不可見惆悵至

明發齊賢曰西京賦金祀玉階宋玉高唐賦旦為朝雲暮為行雨邯鄲縣在磁州東北七十里前漢晉義曰邯山名鄲盡也邯

山至此而盡毛詩明發不寐士賈曰江淹別賦應門閉方玉皆皆曹

植詩朝雲不歸邯鄲趙都城長門賦下蘭臺以周覽方步從容於

深宮晉書宋纖傳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張衡詩路遠莫至倚惆悵

表淑詩沉憂懷明發此詩太白既點之作也特借此發興叙其際遇

之始末耳然其辭意賸顧宗國 繫心君王亦得騷之遺意歟

出自薊北門行齊賢曰鮑明遠有出自薊北門行註薊故燕國土賈曰樂府遺聲郡邑三

十四曲有出自薊北門行太白此詞則必為開元

天寶之際命將征伐吐谷渾奚怒吐番而作也

虜陣橫北荒胡星耀精芒羽書速驚電烽火晝連光

虎竹救邊急戎車森已行齊賢曰羽書羽檄也漢高祖曰吾

必羽檄徵天下兵虞子陽詩羽書

時斷絕風俗通曰文帝時烽火通甘泉詩云戎車旣安于齊曰比荒

及胡星見四卷註前漢高帝紀吾以羽檄徵天下兵師古曰檄者以

木簡為書長尺二寸周微召也其有急事則加以鳥羽插之示疾速

也陶潛詩條如流電驚鮑照詩羽檄起邊城烽火入咸陽虎竹符名

見前塞下曲註鮑照詩分兵救朔方又 明主不安席按劍心

飛揚推轂出猛將連旗登戰場兵威衝絕幕殺氣凌

穹蒼齊賢曰鮑照詩天子按劍怒古遣將出征伐人君親推其轂

益北絕幕應邵曰幕沙幕匈奴之南界臣瓚曰沙土曰幕直度曰絕

十贊曰晉書景帝紀景帝將誅曹爽深謀秘策獨與帝潛畫文帝弗

之知將發乃告之既而使人覘之帝寢如常而文帝不能安席此

用其字漢鄒陽傳莫不按劍而相盼者說苑秦始皇按劍而坐楚辭

心飛揚兮浩蕩漢書馮唐曰古之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闡以內

寡人制之闡以外將軍制之戰國策綴甲厲兵效勝於戰場漢書大

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中分軍成約絕幕擊匈奴單于潰圍 列卒

西北道走史匈奴傳處北地寒殺氣早降彌雅穹蒼天也

赤山下開營紫塞傍子愛風沙緊旌旗颯彫傷畫角

悲海月征衣卷天霜齊賢曰七命曰赤山之精出自薊北門行

胡霜詩悠悠布在士賈曰唐地理志開元二年復置松漠都督府領

州八以仗部分置赤山州紫塞事並見四卷注江淹詩孟冬郊祀月

殺氣起 揮刃斬樓蘭彎弓射賢王單于一平蕩種落

自奔亡收功報天子行歌歸咸陽齊賢曰漢書甘鳳山單

于者廣大之貌言其象

天單于然王贊曰西京賦鸞弓射乎西卷史匈奴傳匈奴官號置左
右賢王匈奴謂賢曰屠者故常以太子為左屠者王傳介子斬樓蘭
王事並見前漢書匈奴傳單于姓攣鞮氏其國稱之曰傑黎派塗單
于而匈奴謂天為傑黎謂子為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
故曰傑黎孤塗單于種落者謂宗種部落也北史高琳詩曰何
以報天子沙漠靜氛氣此詩天寶已前之作也有頌之體焉

洛陽陌

王贊曰樂府遺聲都邑

白玉誰家郎回車渡天津看花東陌上驚動洛陽人

齊賢曰楚辭厭白玉以為百芳懷琬琰以為心十贊曰曹植詩借問誰家子古詩回車駕言邁天津橋名風俗通南北曰門東西曰陌水經曰水北為陽洛陽洛水之北

北上行

王贊曰樂府征行曲太白此詞則言從軍征役之苦

北上何所苦北上緣太行磴道盤且峻巉巖凌穹蒼

馬足蹶側石車輪摧高岡齊賢曰九域志太行山在懷州西京賦曰下嶽巖以翹結魏武苦寒行曰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坂詰屈車輪為之摧王贊曰西

都賦陵磴道而超西嶽西京賦磴道漣洳而工東註磴道閣道也高唐賦登巉巖而下望方東據詩高巖暨穹蒼詩云陟彼高岡沙塵接幽州烽火連朔方殺

氣毒劍戟嚴風裂衣裳奔鯨夾黃河擊齒屯洛陽

曰此詩乃祿山初反時作也鑿齒指祿山奔鯨指史思明崔乾祐之徒謝元暉詩曰奔鯨自此曝長楊賦曰鑿齒之徒相與磨牙而爭之應邵淮南子註曰堯時窳窳封豕鑿齒皆為人害窳窳類龜虎爪食入服凌曰鑿齒長五尺似鑿亦食人王贊曰繁欽述行賦茫茫河濱實多沙壁尚書宅朔方曰幽都皆地理志有幽州范陽郡大都督府縣名幽都鮑照詩烽火入咸陽分兵救朔方漢書地理志武帝開朔方郡設氣見前註衣淚詩曰四百各千里縱橫起巖風草靡集曰秋風揚沙塵寒露沾衣裳前行無歸日返

顧思舊鄉慘滅冰雪裏悲號絕中腸尺布不掩體皮

膚劇枯桑汲水澗谷阻採薪隴坂長王贊曰劉楨詩冰霜

君客游思斷腸慊慊思歸戀故鄉又向風長嘆息斷絕我中腸陸機詩疑冰結重澗積雪被長纒漢書民謠曰一尺布尚可縫淮南子布衣掩形鹿裘禦寒曹植詩毛褐不掩形淫靡經曰其樹陳朽皮膚枯葉悉皆脫落惟真實在魏武帝枯桑知天風翰曰枯桑無枝葉秦州記曰隴坂九曲不知高幾里張衡詩曰欲往從之隴坂長猛虎又掉尾磨牙皓秋霜草

木不可食飢飲零露漿歎此北上苦停驂為之傷何

日王道平開顏覩天光齊賢曰古詩還顧望舊鄉陸機詩曰飢待零露食王贊曰古猛虎行辭云

鮪不從猛虎食空機詩猛虎憑林嘯交依臨岸歎夕宿喬木下慘澹
怕鮮散渴飲堅冰漿飢待零露食書王道平謝靈運詩開顏披心
曾按北上行者狂行之曲言行役者之苦也大白此詩其作於至德
之後乎隱然有國風愛君憂國勞而不怨厭亂思治之意讀者其毋
諸忽

短歌行

王粲曰樂府詩古皆有此詞言人壽不可得長
思與知友及時為樂並自戒勗之意太白此詞
雖擬之然其辭意則出於
騷肆為詼辭以寄興而已

白日何短短百年苦易滿蒼穹浩茫茫萬劫太極長

麻姑垂兩鬢一半已成霜天公見玉女大笑億千場

吾欲攬六龍迴車掛扶桑北斗酌美酒勸龍各一觴

富貴非所願與人駐顏光

齊賢曰陸士衡歌曰來日苦短去
日苦長劫世也儒謂之世道謂之
塵佛謂之劫麻姑見王方平年可十八九願作二角髻餘髮散至腰
神異傳曰東王公與玉女投壺設有不接天為之笑開口流光今電
是也春秋命曆序曰皇伯登出扶桑日之陽為六龍以上下持解曰
馳六龍於三危兮朝西龍於九瀛離騷曰飲余馬於咸池兮馳余轡
於扶桑毛詩維比有斗不可以挹酒漿小司命曰接北斗兮酌桂漿
淵明歸去來詞曰富貴非吾願士贊曰曹植詩驚風飄白日光景馳

西流盛時不可再百年忽我道蒼穹天也楚辭莽茫茫之無涯周易
曰易有大極是生兩儀韓康伯曰大極者無稱之稱不可得名也麻
姑鬢成霜事未詳所祖恐只大人賦西王曜然白首之推也神仙傳
天公與玉女投壺梟而脫誤不接天為之笑所以為電選詩迴車駕
邁言

空城雀

士贊曰交際先生樂府遺聲序論曰遺聲者逸
詩之流也今以義相從分二十五正門二十附
門總四百八十八曲無非雅言幽思當採其目以俟可考
今採其詩以入京聲樂府內鳥獸二十一曲有空城雀
却不言所始太白此詞則假雀以興孤介之士安於命
義幸得祿仕以自養苟避讒妬之患足矣不肯依附權
勢踰分
貪求也

嗷嗷空城雀身計何戚促本與鷦鷯群不隨鳳凰族

齊賢曰詩云鷦鷯于飛哀鳴嗷嗷東晉詩嗷嗷林鳥受哺于子毛詩
義疏曰桃蟲今鷦鷯微小黃雀也方言曰桑飛郭璞註曰即鷦鷯也
關東謂之工雀又云女工又云巧婦又云女匠張茂先鷦鷯賦曰巢
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屈原惜誦曰鷦鳥鳳凰日以遠兮燕雀
鳥鷦鷯堂壇方士贊曰莊子云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大戴禮羽
蟲三十六而鳳凰為之長說文朋及鷦皆古文鳳字也明鳥象形鳳
飛群鳥從以萬數故以鷦為朋黨也

提攜四黃口飲乳未嘗足

齊賢曰家語曰
孔子見羅者所

得皆黃口士贊曰劉向說苑孔子見羅者其所得者皆黃口也孔子曰黃口盡得大爵獨不得何也羅者對曰黃口從大爵者不可得大爵從黃口者可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君食君糠粃餘常恐鳥

子慎所從不得其人則有羅網之患王贊曰劉向新序鄒穆公有令食鳥必以糶無得以糶於

粟食之糶公曰去非汝所知也夫百姓飽牛而耕暴背而耘豈為鳥獸哉粟米人之上食奈何其以養鳥夫取倉之粟而移之於民此非

吾之粟乎鳥苟食鄒之糶不害食之粟也粟之在倉與民恥涉太

行險羞營覆車粟齊賢曰歐陽堅石詩不涉太行險益部耆舊傳曰楊宣為河內太守行縣有羣雀鳴桑樹

謂九山曰太行羊腸淮南子註曰太行山在河內野王縣北也巽善

寒行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魏羊腸坂詰曲車輪為之摧天命有定端守分絕所欲孟

子曰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至而至者命也王贊曰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陶潛辭曰樂夫天命復奚疑謝宣遠詩來晨無定端

菩薩蠻王贊曰按此二詞至今其調猶存其所自始乎

平林漠漠煙如織寒山一帶傷心碧暝色入高樓有

又樓上愁謝靈運詩林壑變隕色古詩明月照高樓玉階空

佇立宿鳥歸飛急何處是歸程長亭連短亭王贊曰詩云瞻望弗

陸機詩仰瞻凌霄鳥羨爾歸飛翼

憶秦娥

簫聲咽秦娥夢斷秦樓月秦樓月年年柳色灞陵傷

別王贊曰古樂府日出東南隅昭我秦氏樓灞陵見前註樂游原上清秋節咸陽古道

音塵絕音塵絕西風殘照漢家陵闕王贊曰西京雜記漢有樂遊苑陸機思歸賦絕音塵於江介託影響於洛湄

賦絕音塵於江介託影響於洛湄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五

